

父爱真情 恩重如山

◆编者按

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，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。在所有的情愫里，父爱最为厚重。父亲是条河，流转着岁月，诉说人间的沧桑；父亲是片海，擎起了太阳，放飞心中的希望；父亲是座山，挺立起脊梁，展现大地的芬芳。

父亲两个字，简简单单，遇水则清，遇

山则灵，是坚强宽广的代名词，是我们最幸福的港湾，而每个人对于“父亲”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。为此，本版编发一组感恩父亲的诗文，从中，可以读出父爱真情，可以感受恩重如山。在此也祝愿全天下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：有生之年，安康相随，如意相伴！

父亲的肩膀

□武梅

我总认为，父亲有一副铁打的肩膀。因为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父亲都是在他那副铁肩担起一家人，甚至全村人的生活。

父亲有四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他是家里的老大。听奶奶说，父亲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到离家十几里外的一户地主家打长工，一干就是六七年。那个地主，虽不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心狠手辣、为富不仁——毕竟已是新中国。但他对长工，也不会有多么仁慈和良善。他给长工吃的是最差的饭，让长工干的却是最重的活。那时候，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农活基本靠肩挑。农家肥要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去；割倒的庄稼，要一捆捆扛到大车上，拉到场上脱粒；打下来的粮食堆成一座座小山，那一座座小山，得长工们一巴斗一巴斗地移到粮仓里囤积。那些年，父亲就是用他那柔弱而又刚强的铁肩，艰

难地扛着一家老小十来口人的生活。

二十多岁时，父亲离开家，到城里的碗厂当了工人。在工厂里，父亲仍然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的劳苦，挑陶土，搬碗坯，陪伴他的，仍是两只荆条筐，一根扁担。只是没干几年，收入本就微薄的父亲，就因为几个穷亲戚，总在饥饿难耐时，不顾颜面地去父亲那里混肚子，导致父亲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满，更无力担起养家的重任，不得不从工厂逃离，重新做回农民。

回到村里以后，父亲一边参加劳动，一边拾起祖传的做香手艺，开起了香店。做香是个苦力活。和香面，压条，晒条，捆条，包装，样样不省力，而且还全靠生产队劳动过后来完成，全家人不得不起五更睡半夜。最重的活还是买香面和卖香。香面子要到百里外的寿县去买。为了不影响挣工分，父亲都是趁夜赶路，一早返回。一百

多里路，一百多斤的担子，一夜的行程，这必得有一副铁肩膀，一双铁脚板啊！由于香的销售季节性很强，所以，入秋开始做香，入冬后农闲时才开始卖。那时候起，一直到年三十，担子就长在父亲的肩上了。

再后来，为了增加集体收入，各个生产队也都开始搞副业。我那时已有一些记忆，父亲是生产队长，他带领村民们，熬凉粉，磨豆腐，下粉丝，炸馓子，摊豆饼，什么赚钱干什么。农副产品生产出来，并不到集市上去卖，因为集市上的销量是有限的；全靠劳力挑到周边的村子里去卖。村子有近有远，近的二三里，远的十多里。作为队长的父亲，总是跑最远的村子。他每天也就得比别人至少早起一小时。夏天顶着烈日，冬天冒着严寒，父亲凭着一副铁肩，给全生产队担来了幸福生活。

那把月牙镰

□汪升勤

不久前，我搬进了新居。不少东西都扔了，但我却把父亲那把枣木把、刀片弯弯似月牙的镰刀带进了新居。孙女不解地问，这么旧的老掉牙的东西，你还留它干吗，索性扔了吧。殊不知，这把镰刀，可是父亲在世时，收割庄稼、刈蒿割草、最爱用的农具。父亲与它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有一年午季家乡涨大水，肆虐的洪水吞噬了家乡小河边大片大片已出齐穗的小麦。由于那时不种植水稻，淹了小麦，当年社员不但缺口粮，而且牛也少牛草，因为，小麦糠是主要的牛草。

为了生产队三十多头耕牛有牛草过冬，秋后，生产队长带领一拨社员，前往离家百余里的明光市的一座山

下，就地取材，搭起了简易房，接着，就上山割草。这十几人从家带的镰刀，一碰上石子上就卷口，一卷口刀就钝，十几人只得拎着镰刀，望草兴叹。情急之下，队长在当地找到一名铁匠，夜以继日精心打造人手一把，不惧石子，钢火好质量优的月牙形状的好镰刀，并安上一个枣木的刀把。

武器是战斗制胜的法宝。割草的社员们每人喜获了一把，明亮弯弯似月牙形的新镰刀。当晚，将刀精心细磨得锋快，第二天上山割草，割了一上午，刀口多次碰山石，其锋不卷不钝。

幸亏这一把把月牙镰相助，使十几个割草社员，自离家至上山，欣喜地收获了十几大车青草。人、镰刀、草，凯旋。生产队长仰望着牛房门口，心

中缺牛草过冬的忧愁已纾解。

年难留，时易损。第二年午季来临了，又拉开了麦收的序幕。父亲个头高，手臂长，力气大，肯吃苦，被队长选为割麦的领头雁。父亲不负众望，每日割得麦茬浅，不漏麦，还总是在人前。因而，父亲受到队里的表扬。

骨头蒿儿硬又强，秆粗叶细杈不长。晒干当柴好做饭，秋后农家谁不藏。为了不耽误在生产队忙活挣工分。父亲每日天不亮就带着那把月牙镰，肩扛扁担和柴绳，脚踏秋后乡路上浓浓晨霜，来到村西北角，野蒿长得多而壮的乡路上。只见月牙镰映着星星和月亮，穿梭于野草与野蒿中央。只听那月牙镰的利齿，发出嚓嚓嚓，铛铛铛的声响，瞬间打破了脚下这片乡野

新麦飘香

□吴义

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我对麦香有着别样的感情，更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怀念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麦收时节，父亲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他从家里墙角处找出镰刀，在磨刀石上细心地磨出闪亮的刀刃来，然后把挑麦子要用的木杈、扬场要用的木锨也找出来，该修理的修理，该加固的加固，还找出平时家人不常戴的草帽，擦掉上面积攒的灰尘，这些麦收的家什准备好后，就开始等着收麦了。

碾麦场也要提前几天清理利落，先是将场地的土疙瘩敲碎，碎石子之类的扔出去，然后，一家人肩挑手提用水把场地泼透浇均匀，洒上麦糠后人拉着石碾一遍遍地碾压，直到场地坚硬平整可以使用为止。

割麦子了，为了抢收，天刚亮的时候，父亲就带着家人到了麦地，弯下腰，半截身子埋在无边的麦浪里，左手揽抱着一大把的麦秆，右手的镰刀从麦秆的底部“唰唰”地划过，高高的麦秆就落地地被放倒在地。再搂，再划。随着太阳升高，脚底升起阵阵热浪。汗水从脸上流下，流到眼睛里，渍得难受。腰酸了，就直起身活动下，弯腰再割。一排排的麦垛堆在地上，散发着麦秆的气息。

麦子割完，经过装车，运输到碾麦场，卸下来摊开，用木杈挑开，散在场地上足足半天高，隔上几小时，用木杈再翻一遍，等到晒得差不多时，二哥开来拖拉机，后面带着石碾子，压着趟一圈圈地碾压。碾过头

遍，要给麦子翻身。这时全家都来，大人小孩手拿双股、三股还是木制、铁做的杈子，挑翻麦秸，起劲抖动，让麦粒滚落而下。翻碾三四遍，直到所有躲在穗里的麦粒都受到挤压，几乎一粒不剩地滚落在麦场上。

被碾压过的麦秸，可以作为草料喂牛，还能用来烧火，贮存它需要堆垛。麦秸垛垛基整平，绵软的麦秸摊成圆形，用木杈把它又堆到垛上一层层摊平碾起来，直到一人多高后，再慢慢缩小顶上的面积，顶盖收小成圆形，再用木杈从上到下刷过，这样即使下雨，雨水也不会渗到垛基里。

和着穗壳的麦粒堆在碾麦场上。父亲用木锨铲起麦粒一扬，风力正好，于是扬场。扬场，就是把麦粒中的穗壳扬出去，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项农活。父亲弯腰在太阳下扬场的画面，至今仍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中。他半弯着腰，伸出胳膊铲麦，然后用力将一锨锨混合着麦壳的麦粒高高地扬出去，看不见的风把麦壳、杂物吹走，麦粒落下。一锨一锨扬过，偶尔有吹不走的杂物，再用扫帚扫过，剩下的是干净的金黄色麦粒。

麦子收割完要想颗粒归仓，还要一遍遍晾晒，等到麦粒真正地装进编织袋或者囤起来，庄稼人的心里才算是踏实了。

现在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收麦用上了收割机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，没有了我幼年时的艰辛，人们的生活也日渐富裕了。可是每到麦收时节，记忆中的那份麦香，那份思念，总会勾起我的记忆，那是我对父亲的怀念，更是对农人艰辛生活的情感寄托。

吟诵着父亲的诗句（外一首）

□谭哲胜

天空下起思念的雨
我拿起当年你戴过的斗笠
当雨伞
那上面仍有
你的味道和温情
我拿起当年
你用过的镰刀
走向田间
收割着丰收
也收割着一首首诗行
诗行里仍有你留下的诗句
披着绿色的外衣
正在被夏日和我
天天吟诵着

父 亲

我又一次来到了父亲的坟前
来一次思念与痛苦的长谈
我给父亲斟满一杯酒
仿佛看到父亲抿了一口
他咽下了整个冬天
我把回忆卷成一支烟
抽着抽着
泪珠像断开的诗句
没起承不转合
可我把最动情的那部分
藏在了心中
就像藏了一个春天

写在父亲节

□卜庆萍

有一种爱严肃深沉
有一种爱无言厚重
这大山般的爱
就是父爱

这种爱剔除了张狂
这种爱剔除了功利
这种爱减去了奢华
这种爱浓情四溢

感恩父亲
一路走来面容沧桑
一路走来背影驼曲
一路走来遮风挡雨

感恩父亲
一路走来多少叮咛
一路走来多少疼爱
一路走来多少呵护

父亲是一杯浓酒
站在风中驱赶寒凉
父亲是一把蒲扇
立于炎夏驱赶热浪

继续心中的父爱
写在父亲节
那埋在岁月的往事
撑起一片天空

父爱的方式

□马明建

我的父亲很爱我
爱我的方式很多很多

苦难总是自己扛
幸福留给我
偷偷对我好
什么也不说

有那么几天我犯了错
父亲发了火
扬起巴掌要打我
父亲的样子看起来真像老虎
但我知道他其实很脆弱
不信我流几滴眼泪
你看他的巴掌舍不得往下落

我不迁就他他就迁就我

我不关心他他关心我
我只要耍小脾气
他就会低声下气来哄我

如果我是一朵鲜花
父亲愿意做绿叶来将我衬托
如果我是一棵小树
父亲愿意变成水来浇灌我

这就是我的父亲
愿意为我“扮演”各种角色
愿意为我做很多

我的父亲很爱我
爱我的方式很多很多
父亲对我的爱像海一样深
父亲在爱我时失去了“自我”

仰望

□张报

白云之下，
乃您熟知之域。
蓝天之上，
是我未知之境。
树阴之下，
我唯有举首仰望，
探寻那束光的源头。
那日的凌晨三点，
你最后一丝气息化为了直线，
终结了起伏跌宕的一生。

我紧紧拥着您，
在归家的途中，

始终都能触摸到那最后的温热。
太阳升起之前，
我携您回到了家，
恰似您曾牵着我儿时的手。
一阵鞭炮响，
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，
那独属于您的时代。
自那时起，
梦与现实相互交错。
我的生物钟，
永远定格在了凌晨三点，
您让世界自那一刻起，
在我眼前闪烁着光明。

农田里的父亲

□周丹

农田里耕作的父亲
背影被夕阳无限拉长
他的双手，布满荆棘——
是庄稼生长的见证
他的脸庞，被时光雕刻出纹路
每一道都像大地运行的轨迹
他的眼神，穿过层层稻浪
望向远方
那里有丰收的梦
和我的未来

清晨与傍晚
阳光与星空
父亲的一生与土，与农具，

与阳光雨露为伍
一把锄头
一株稻苗
四季的轮回里
汗水在土里
绘出一幅坚韧的画卷

如今，父亲不再年轻
也依然平凡
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
但他的背影却依旧坚毅
农田里的父亲，是大地的儿子
在我的心里
始终如一座山

